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五至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麟

謄録監生臣蕭準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七

王申子　韓佽　許敬張閑

太原小兒　李師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鄭絪

河北軍將　宮山僧

王申子

貞觀中望苑驛西有民王申子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夏月常饋漿於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語言明晤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食謂曰今日已暮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内之後堂呼為妹倩裁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指細密殆非人工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

妹能為我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即日借衣貰酒禮納為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户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被髮訴曰被食将盡矣妻驚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應扣其户户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一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出酉陽雜俎

韓佽

韓佽在桂州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先是嘗行野外見黄蝶數十因逐之至大樹下而滅掘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有紫氣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是年韓卒出酉陽雜俎

許敬張閑

唐貞元中許敬張閑同讀書於偃月山書堂兩間人據其一中隔有丈許西而張東各開户牖初敬閑相勗勵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燭而學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許生户而入初意其張生而不為意其物已在案側立及讀書徧乃迴視方見一物長可五尺餘虎牙狼目毛如猿玃爪如鷹鸇服豹皮褌見許生顧眄乃乂手端目並足而立許生恐甚遂失聲連呌張生相救如是數百聲張生滅燭柱户佯寢竟不應之其物忽倒行就北

壁火爐所乃蹲踞視許生呼張生不已其物又起於牀下取生所用伐薪斧卻迴而坐附火復如初良久許生安心定氣而言曰余姓許名敬辭家慕學與張閑同到此不早謁諸山神深為罪耳然浮俗淺識幸勿責之言已其物奮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張生之甚也翌日乃撤書而歸於是張生亦相與俱罷業竟不成出傳信志

太原小兒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泗戲忽見物中流流下

小兒爭接乃一瓦缾重帛羃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迅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項上出酉陽雜俎

李師古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出酉陽雜俎

孟不疑

東平未用兵時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至僕從數十孟欲謁之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至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滅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恐懼不睡張尋太鼾至三更孟纔寐忽見一人皁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拳聲如杵頃之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至

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慙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䝉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前去行數里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騎早發及明但空鞍失張所在騎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唯一隻履在傍相傳此驛舊凶竟不

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説每誡夜食必須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嘗持念溺於遊覽不復應舉出酉陽雜俎

戴詧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詧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聞外有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詧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

詧不知所為廳際有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拳掘之轉闊勢如鏊形乃烈火其上沃醋復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拊掌大笑有頃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狀出酉陽雜俎

杜悰

杜悰未達時游江湖間值一程稍遥昏暝方達一戍有

傳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懼而卒驛將見悰骨氣非凡内思之此或貴人若宿而無恙必將相也遂請悰舍於内供待極厚至夜分聞東序隙舍洶洶如千萬人聲悰取紙大署己之名繫於瓦石擲之喧聒之處其聲即絶又聞西序復喧即如前擲之尋亦寂然遂安寢遲明驛吏問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貴以束素餞之及大拜即訪吏擢用 出玉堂閒話

鄭絪

唐陽武侯鄭絪罷相自嶺南節度入為吏部尚書居昭國里弟縕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之離竈尺餘連築不已其傍有鐺十餘所並烹庖將熟皆兩耳慢摇良久悉能行乃止竈上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廢不用者亦跳躑而隨之出厨東過水渠諸鐺並行無所礙而折足者不能過其家大小驚異聚而視之不知所為有小兒呪之曰既能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

鐺乃棄釜於庭中却過每兩鐺員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屋崩其鐺釜悉為黄埃黒煤盡日方定其家莫測其故數日少卿卒相國相次而薨出靈怪集

河北軍將

胡城逆旅前甞有河北軍將過行未數里忽有旋風如斗器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鬛起豎如植軍將懼下馬覩之覺鬛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綖

馬時人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風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腹視之腹中已無腸不知何怪出酉陽雜俎

宮山僧

宮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聳峭廻出衆峰環山三十里皆無人居貞元初有二僧至山蔭木而居精勤禮念以晝繼夜四遠村落為構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懃勵誓不出房二十餘載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東西廊朗聲唄唱空中虚静時聞山下有男子慟

哭之聲稍近須臾則及院門二僧不動哭聲亦止踰垣遂入東廊僧遥見其身絶大躍入西廊而唄唱之聲尋輟如聞擊撲爭力之狀久又聞咀嚼㗸噬啜吒甚厲東廊僧惶駭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氣力殆盡迴望見其人踉蹌將至則又跳迸忽逢一水兼衣逕渡畢而追者適至遥詬曰不阻水當併食之東廊僧且懼且行罔知所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隱身於其中夜久雪勢稍晴忽見一黑衣人自外執

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省息屏氣向明潛窺黑衣踟躕徙倚如有所伺有頃忽院牆中般過兩箱衣物之類黑衣取之東縛負擔續有一女子攀牆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懼涉蹤跡則又逃竄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數里忽墜廢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離血體猶暖蓋適遭殺者也僧驚悸不知所為俄而天明視之則昨夜攀牆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數輩偕至下窺曰盜在此矣遂以索縋入就井縶縛加以毆擊與死為鄰及引上則以昨

夜之事本末陳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識為東廊僧者然且與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於邑又細列其由謂西廊僧已為異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尋驗西廊僧端居無恙曰初無物但將二更方對持念東廊僧忽然獨去久與誓約不出院門驚異之際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則不知邑吏遂以東廊僧誑妄執為殺人之盜榜掠薰灼楚痛備施僧冤痛誣甘寘于死贓狀無據法吏終無以成其獄也逾月而殺女竊資之盜他

處發敗具得情實僧乃寃免 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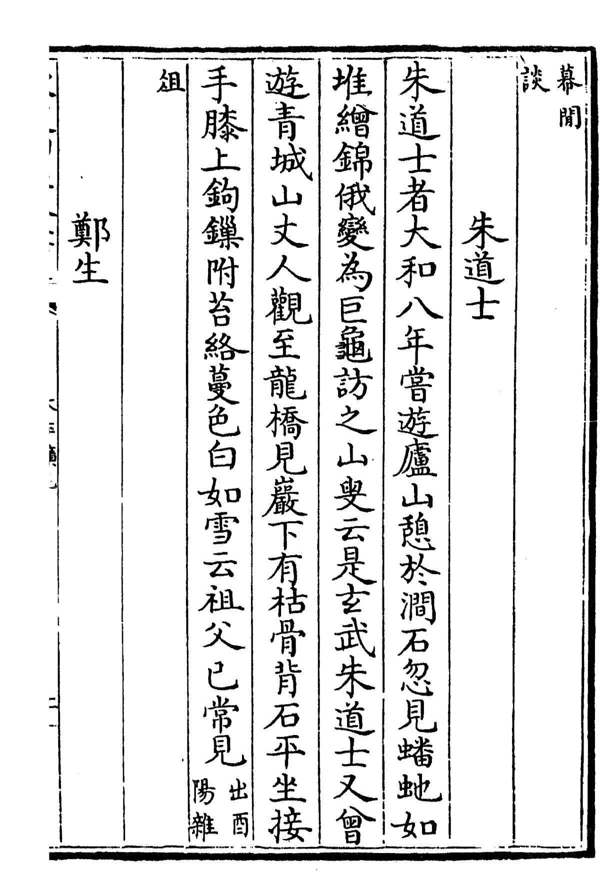
妖怪八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歐陽璨

杜元頴

杜元頴鎮蜀平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拔之俄頃又出都下諸處有栗樹樹葉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湧出及猫鼠相乳之妖蠻欲圍城城西門水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鬬俄頃皆滅又説李樹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實出戎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甞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虵如堆繒錦俄變為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鉤鏁附苔絡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見出酉陽雜俎

鄭生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殺大和中有鄭生者常於隰川與郡官畋於野有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主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殺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畋常遇一妖鳥事與此同也出宣室志

趙士宗

會昌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製云鬬將軍遣來採木被此州接去不知為計要須明年却來收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漂二十餘人州基地有陷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積堆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知州官虞藏玘及吏纔及船投

岸旬月後州水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唯開元寺玄宗真容去舊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一無有者出酉陽雜俎

曹朗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至秋受代令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窻下有

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廢十領東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即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及親皆辦奠祝之用鐺中乃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名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詈之便云頭痛忽有大塼飛下幾中朗親俄又一大塼擊油鐺於是驚散厨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将小兒及扃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

諭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榻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窻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黄襦袴跪於牀以効人碾茶朗走起擒之逺屋不及逡巡匿蘆蔴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于西室朗名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臯前因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引之與求臯近文曰吾元和初遊上元瓦棺閣第二層

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皋曰方心事無悰幸相悉
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祟非吾所為其人不遠
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
二娘又名令占巫悉名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
呼之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
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
花紅拜唯稱不由已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
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

屠千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户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為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户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出乾臊子

稃兒

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鄠縣尉卒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禮堂之後院咸通丁亥歲夜聚諸子姪藏鉤食煎餅厨在西廂小童稃兒持器

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秄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絶秉炬視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髮灸指少頃而蘇復令數夫束緼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所持器倉西則大廁廁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焉出三水小牘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坊皷始絶倦憩古槐下

時月暎林杪餘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傴而曳杖亦來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絶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蹣跚不能良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棒自後東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東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張縝

處士張縝多能善琴其妻早亡於江陵納妾甚麗未旬日主庖小青衣於竈下得一銅人長可一寸色如火須臾漸大長丈餘形狀極異走入縝室取其妾食之毛髮皆盡食訖漸小復如舊形入竈下而失出聞奇錄

馬舉

馬舉常為山南步奏官間道入蜀時兵後僻路絕無人

烟夜至一館聞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云中堂有牀自往宿去舉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無火求席隔屋擲出一席可重十餘斤舉亦壯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來舉以鐵椎急擊之呌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來見伊獨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舉推其門不可開自隙窺之積壤而已舉後為太原大將官至淮南節度使出稽神錄

韋琛

昭義從事韋琛幼年時尚在學院冬節夜捧書以歸及寢堂絶無人獨廚中有搆火烹油之聲因窺之則鐺長數尺而久復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于門方見其家悉於外寢營享奠之事矣琛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為稚子妄語也俄頃廚中有主庖青衣就鐺作食仍暎小兒於懷抱間兒踴身索哺因誤墜鐺中沸油湧溢青衣大呌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則轉熾蓋膏水相激也乃雜擲氍毹茵毯之類久之方滅

火滅兒已焦矣闔室驚怖為之罷節青衣亦以此發悸而死出唐闕史

張謀孫

廣州副使張謀孫雖出於閫茸有口辯善心計累為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辟遂為元寮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止于汝墳於郡西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搆別業窮極華敞堂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令

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誠役夫曰掘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栗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死出集異記

李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箒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三二寸舁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杈又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黄雖懼而不敢驚之乃

咄黄脱衣入鑊中須臾而出黄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火中乃黄之孀婦寓岳州久矣主鑊者抆黄娣入鑊中須臾又出娣服衣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二人舁鑊入而擁篲者又掃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黄大憂遣訪其娣亦無恙數年方卒黄十餘年方卒出聞奇錄

宋洵

進士宋洵下第南歸兄波為金州石泉令洵以縣邑喧雜於縣東數里葺一山居未畢役者聞山石中有婦人

語云宋三郎來矣及洵居之因月夜於書堂側屣步又自聞石中云宋三郎來矣駐步聽之石門忽開見婦人數輩再拜笑曰請三郎入來洵欲走為數輩所擒入其室石門遂閉僕夫急告波穿石求之終不能得出聞奇錄

張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往友人陸評事院往來為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

一盟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絶聞於劉山甫（出北夢瑣言）

僧十朋

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窻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嘔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於僧堂西北隅地中繞堂數周復没於此以其不為禍福故無掘視之者（出稽神録）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後井邑蕪沒堂西至梁上有小窻窻外隙荒數十畝日暮窻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頃之全蔽其窻其人引弓射之應絃而落時已夕不能即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板帶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錄）

朱從本

李遇為宣州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本家廐中畜

猴圉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頵將敗出於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出稽神録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火爐冉冉

而上直博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

物亦無他怪出稽神錄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

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

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

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燋灼又一姬

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

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燬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爇之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見聞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出稽神錄

歐陽璨

三傳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溝晚方迴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鷙獸生

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于面前裁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生恐悸尤極口常諷大悲神呪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數遍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自爾昏暝則不敢出户庭之間矣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妖怪九

人怪

東郡民　胡頊　烏程縣人

李宣妻　趙宣母　馬氏婦

楊歡妻　壽安男子　崔廣宗

許州僧　田矐　元鎬

無足婦人　婁逞　孟媪

黄崇嘏　白項鵶

妖怪

東柯院

隴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窻可以來風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異起空中擲下瓦礫扇揚灰塵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裝道具有時失之復得有道士者聞之曰妖精安能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門於殿上禹步誦天蓬呪其聲甚厲良久失其冠人見其空中擲過垣牆矣復取之結纓而冠誦呪不已逡巡衣褫帶解袴並失隨身有小襆

貯符書法要頃時又失之道士遂狼狽而竄累日後鄰村有人於藩籬之下掘土獲其樸縣令杜延範正直之人也自往覰之曰安有此事至則箕踞而坐妖於空中抛小書帖紛紛然不知其數多成絶句淩謔杜令記其一二曰雖共蕭顔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緑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憐木邊土非兒不似女瘦馬上高山登臨何自苦延範覺之亦遽還其不記者絶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緯恃其血氣方剛往而詬詈至則為大石中腰

而迴出玉堂閒話

王守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貞蓄妻子而不居宮觀行極凡鄙常遊太清宮竊攜道流所佩之籙而歸寘於卧榻蓐席之下覆以婦人之衣褻黷尤甚怪異數見燈檠自行猫兒語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閒話

彭顒

宣州鹽鐵院官彭顒常病數月怳忽不樂每出外廳輒

見俳優樂工數十人皆長數寸合奏百戲並作朱紫炫目顒視之或時欣笑或憤懣然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顒後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呂師造

呂師造為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直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為煨燼

一老婢髮亦盡餘人與船了無所損火滅道士亦不復見出稽神錄

崔彦章

饒州史崔彦章送客於城東方讌忽有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巡席而行若有求覓至彦章前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絶倒輿歸州而卒出稽神錄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

環廳事而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哀於此堂出稽神録

黄極

甲午歳江西館驛巡官黄極子婦生子男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出稽神録

熊勛

軍吏熊勛家于建康長樂漫之東常日晩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辟繪綵包一鷄卵殻也剉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出稽神錄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窻下見一老嫗携少女過於前衣服襤褸而姿色絶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

爾女而給養爾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名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誅出稽神錄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雙髻青衣女子資質甚麗熟寢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為書符施髻中其夜佯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

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甚懼後聞王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塗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窻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其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紞然有聲因爾遂絕出稽神錄

張鏞

兖州録事參軍張鏞者少年時甞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覩其形質家僮輩捧執食饌皆為鬼所搏復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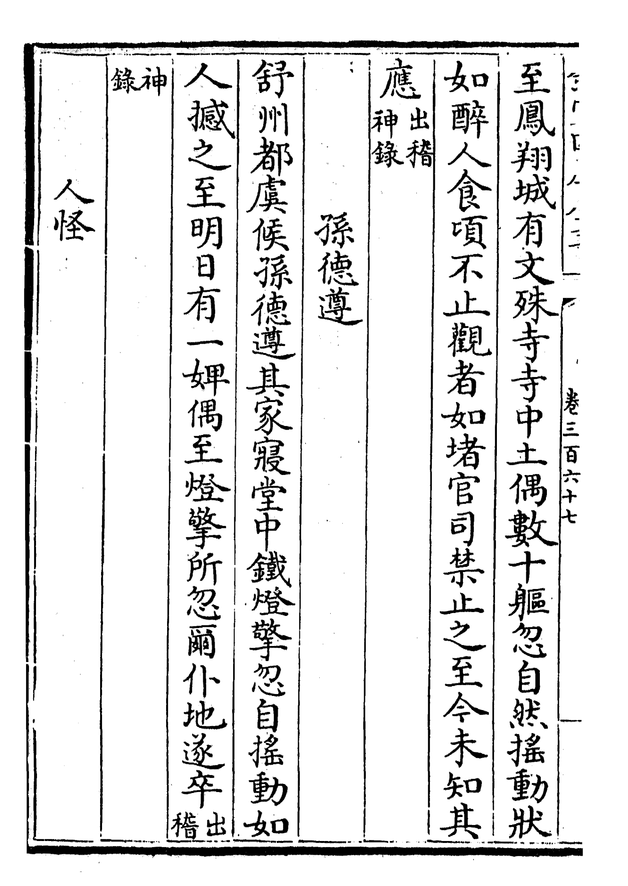
空器或以器皿擲於空中久之方墮或合自行於地更相擊觸又飛火塊著人身燒而不痛若有詬詈之者即磚石瓦礫應聲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劒入宿於舍其劒為瓦石所擊鋒刃缺折又有稱禁呪者將入其門倐見瓦石交下不能復前賓客來者或被摶其巾幘擲致他所至有露頂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無恙出玉堂閒話

宗夢徵

晉蔡州廵官宗夢徵善醫居東京開運二年秋解玉巷東有病者夜深來召乗馬而至將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門前有一物立而動其形頎偉若黒霧亭亭然僕者前行愕立毛豎馬亦鼻鳴耳聳不進宗則強定心神策馬而去氾至患者之家則不能診脈尤覺恍惚矣既歸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閒話

黄仁濬

舒州司士參軍黄仁濬自言壬子歲罷隴州汧陽主簿



至鳳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數十軀忽自然搖動狀如醉人食頃不止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應出稽神錄

孫德遵

舒州都虞候孫德遵其家寢堂中鐵燈檠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燈檠所忽爾仆地遂卒出稽神錄

人怪

東郡民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鷄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共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伺之果復來發聞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至久於室隅間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

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為此翁出搜神記

胡項

夏縣尉胡項詞人也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人為具食項未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母長二尺垂白寡髮據案而食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項就而窺之納母於檻中窺望兩目如丹項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為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而不死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懼寒暑鏁之檻終歲如常忽得出

檻偷竊飯食得數斗故號為魅項異之所在言焉 出記聞

烏程縣人

吳孫休烏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響言音聞數十里外所聞之處即若座間其鄰舍有子居外久不歸省其父假之使為責詞子聞之以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所以然也 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宣妻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有娠過期不孕而額

上有瘡兒穿之而出　出廣古今五行記

趙宣母

長山趙宣母姙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　出廣古今五行記

馬氏婦

後蜀李勢末年馬氏婦姙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為桓溫所滅　出廣古今五行記

楊歡妻

宋孝武時荆州人楊歡妻於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業

立狂勃被廢見害所生女至齊猶存出廣古今五行記

壽安男子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烏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出朝野僉載

崔廣宗

清河崔廣宗者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法張守珪致之極刑廣宗被梟首而形體不死家人舁歸每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

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言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許州僧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歲已後每寢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出酉陽雜俎

田瞫

秀才田瞫云大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

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為縣令出酉陽雜俎

元鎬

故京兆少尹元鎬任虢縣令日怒一獄子王行約者命曳之去巾既無毛髮而有兩角長三四寸鎬曰真牛頭也遂捨之出聞奇錄

無足婦人

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

無腿足繇帶已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于獨車自鄴南遊浚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為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閒話

婁逞

南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會棊博解文義游公卿門仕至揚州從事而事泄明帝令東還始作婦

人服歎曰有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陰為陽事不可後崔惠景舉事不成應之出南史

孟嫗

彭城劉頗常謂子壻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媼店見有一媼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冑曹名士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媼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即

問媪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詧為妻詧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邠涇岐蒲是馬吾夫張詧為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詧之貌酷相類吾詧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為詧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

二兒也頗每心記之與子壻王勝話人間之異者出乾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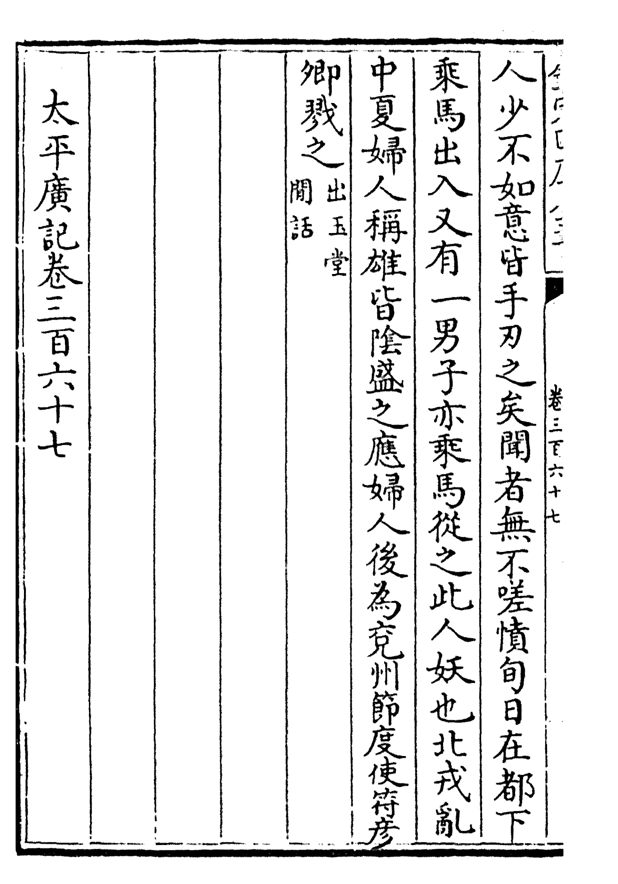
黄崇嘏

王蜀有偽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黄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㵎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名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謌周極奇之名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

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板椽未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廕唯與老嬭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内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編事

白項鴉

契丹犯闕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為賊帥號曰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髮黄體黑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為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鞍馬署為懷化将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偽燕王趙延壽名問之婦人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韃日可行二百里盤矛擊劒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役服之人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



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無不嗟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北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為兗州節度使符彦卿戮之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一

雜器用 偶像附

南中行者　麴秀才　虢國夫人

陽城縣吏

魏景初中陽城縣吏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勸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曰文約何以不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飯臿也即聚燒之怪遂絶出搜神記

桓玄

東晉桓玄時朱雀門下忽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

芒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數十人歌云芒籠首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還入建康縣至閤下遂成一雙漆皷槌皷吏劉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因包裹之又以芒繩束縛其尸沈諸江中悉如童謠所言爾出續齊諧記

徐氏婢

東海徐氏婢蘭香晉義熙中忽患病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牀乃取而焚之出異苑

江淮婦人

江淮有婦人為性多慾存想不捨日夜常醉旦起見屋後二少童甚鮮潔如宮小吏者婦因欲抱持忽成掃帚取而焚之出幽明錄

劉玄

宋中山劉玄居越城日暮忽見一著烏袴褶來取火面

首無七孔面脊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家先代時物久則為魅殺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劉因執縛刀斲數下乃變為一枕此乃是祖父時枕也出集異記

游先朝

廣平游先朝喪其妻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已常著履也出集異記

居延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樂居處甚

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
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集等數人
各殊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
姓麞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其帥名多受耳骨
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椀珠性不愛
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即前曰某
等肚肌臑臑怡怡皮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
終當不捨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

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低甚驚因重賜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翩半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為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完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

用礐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千檻旁有榖麥觸即為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為怪欲舉出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集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令己有命見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

骨低利其水銀盡㸑諸袋無不爲寃楚聲血流漂洒㸑訖骨低房廊户牖悉爲寃痛之音如㸑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周歲無復孑遺水銀後亦失所在出玄怪錄

僧太瓊

唐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先縣京遙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墜簷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

裼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弊帚也　出酉陽雜俎

清江郡叟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僅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

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即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鍾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具異而驚歎郡守因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鍾樣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韋訓

唐京兆韋訓暇日於其家學中讀金剛經忽見門外緋

裙婦人長三丈踰牆而入逕投其家先生為捽髮曳下地又以手捉訓訓以手抱金剛經遍身倉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隨而呼之乃得其鬼走入大糞堆中先生遍身已藍澱色舌出長尺餘家人扶至學中久之方蘇卒村人掘糞堆中深數尺乃得一緋裙白衫破帛新婦子焚於五達衢其怪遂絶焉出廣異記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瓷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為

妾盧因爾惘惘恒見一婦人卧於帳中積久意是魇人為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曉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為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覈本末所見服色是魇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雞子出廣異記

柳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窻下急除之

崇訪寃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緑瓷為飾遂於鐵臼擣碎而焚之瘡遂愈出朝野僉載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像裝塑甚竒嘗有一行者年少給事諸僧不數年其人漸甚羸瘠神思恍惚諸僧頗怪之有一僧見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寢宿徐見一美婦人至晚引同寢已近一年矣僧知塑像為怪即壞之自是不復更見行者亦愈即落髮為沙門出玉堂閒話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暫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辦如此豈非妖魅為

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堦下化為缾蓋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缾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撫其缾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出開天傳信記

號國夫人

長安有一貧僧衣甚襤褸賣一小猿會人言可以馳使號國夫人聞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見之問其由

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下此小猿憐憫收養纔半載以來此小猿識人意又會人言語隨指顧無不應人使用實不異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資用頗乏無計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於市夫人曰今與僧束帛可留此猿我當養之僧乃感謝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猿令看翫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為一小兒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

問之小兒曰我本姓袁賣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我父懼而棄我所以被此僧收養而至於夫人宅我雖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遺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懷抱於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變人身即不測尊意如何夫人竒之遂命衣以錦衣侍從隨後常祕密其事又三年小兒容貌甚美貴妃曾屢顧之復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别安

於小室小兒唯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飼藥食忽一日小兒與此侍婢俱化為猿夫人怪異令人射殺之其小兒乃木人耳出大唐奇傳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二

雜器用

武功蘇丕天寶中為楚丘令女適李氏李氏素寵婢因與丕女情好不篤其婢求術者行魘蠱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糞土中又縛綵婦人形七枚長尺餘藏於東牆窟內而泥飾之人不知也數歲李氏內婢相繼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魘蠱術成綵婦人出遊宅內蘇氏因爾疾發悶絶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經一載累求術士禁咒備至而不能制後伺其復出乃率數十人掩捉得一枚視其眉目形體悉具在人手中恒動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

地遂積柴焚之其徒皆來焚所號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燒畢宅中作炙人氣翌日皆白衣號哭數日不已其後半歲累獲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復逸逐之忽乃入糞土中蘇氏率百餘人掘糞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書字宛然可識云李氏婢魘蘇氏家女作人七枚在東壁上土龕中其後九年當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爾無恙出廣異記

蔣惟岳

蔣惟岳不懼鬼神常獨卧窻下聞外有人聲岳祝云汝是寃魂可入相見若是閑鬼無宜相驚於是窣然排戸而欲升其牀見岳不懼旋立壁下有七人焉問其所為立而不對岳以枕擊之皆走出户因走趂没於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車輻七枚其怪遂絶又其兄常患重疾岳親自看視夜深又見三婦人鬼至兄牀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廣異記

華陰村正

華陰縣七級趙村村路因齧成谷梁之以濟往來有村正常夜渡橋見羣小兒聚火為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即滅聞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迴尋之見破車輪六七片有頭杪尚銜其箭者出酉陽雜俎

韋諒

乾元中江寧縣令韋諒堂前忽見小鬼以下唇掩面來至燈所去又來使人逐之沒于堦下明旦掘其沒處得一故門扇長尺餘頭作卷荷狀出廣異記

東萊客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常有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扃鍵為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毛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出宣室志

交城里人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皁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歘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觧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出宣室志

岑順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陜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

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

須臾有卒賫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邊墻卧甲天設勍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禄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剋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為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

軍西壁下全家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
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
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
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
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
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
南有藥王棲曰中化為城堡金象軍火振收其甲卒輿
尸橫地順俯伏觀之于時一騎至禁頒曰陰陽有曆得

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為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笼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絶閑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為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鍬鍤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

墓也墓有塼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内所畜者順閲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出玄怪錄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

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窻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可無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賔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

煎熬充他口腹我為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為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覿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為也出玄怪錄

李楚賓

李楚賓者楚人也性剛傲惟以畋獵為事凡出獵無不大獲時童元範家住青山母嘗染疾晝常無苦至夜即

發如是一載醫藥備至而絶無瘳減時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章路經範舍邯為筮之乃謂元範曰君今日未時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當有執弓挾矢過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範如言果得楚賓張弓驟馬至元範拜請過舍賓曰今早未有所獲君何見留元範以其母疾告之賓許諾元範備飲膳遂宿楚賓於西廡是夜月明如晝楚賓乃出户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元範堂舍上引喙啄屋即聞堂中呌聲

痛楚難忍楚賓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兩發

皆中其鳥因爾飛去堂中哀痛之聲亦止至曉楚賓謂

元範曰吾昨夜已為子除母害矣乃與元範遶舍遍索

俱無所見因至壞屋中碓程古址有箭兩隻所中箭處

皆有血光元範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絶母患自此平復

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三

雜器用

國子監生　姚司馬　崔轂

張秀才　河東街吏　韋協律兄

石從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國子監生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嘗夜習業忽見一小兒鬅鬙頭長二尺餘滿頸碎光如星熒熒可惡戲弄筆硯紛紜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為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将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黏粟百餘粒出酉陽雜俎

姚司馬

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嘗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鱉者而鰓其

家異之養於盆池經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
對作戲淙藍涅皁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
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
甚其家嘗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影下大言曰乞
一錢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
郎一稱黄郎後常與家人狎昵楊元卿知之因為求上
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
標釭界繩印手勑斂名之後設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

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劒躧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盖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代折羅叱之女恐怖叩首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皁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籥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黄與皁耳瞻假將滿不得已其魅因

歸京逾年姚罷職入都先詣瞻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差出酉陽雜俎

崔轂

元和中博陵崔轂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僮長不盡尺露髪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轂曰幸寄君硯席可乎轂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轂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

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㲄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歴歴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既顧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虵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縁自負好文章㲄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㲄

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𣪍因取書鋒鋭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出宣室志

張秀才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太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

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㶿㶿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剨有聲逡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絶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絶高然皆賴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稱卓絶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擊之僧

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爲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宣室志

河東街吏

開城中河東郡有吏常中夜廵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即扑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

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具語於人其後因重搆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見出宣室志

韋協律兄

太常協律韋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無懼憚耳聞有凶宅必往獨宿之其弟話於同官同官有試之者且聞延康東北角有馬鎮西宅常多怪物因領送其宅具與酒肉夜則皆去獨留之於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韋生以飲

酒且熱袒衣而寢夜半方寤乃見一小兒長可尺餘身短脚長其色頗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來循階而上以至生前生不為之動乃言曰卧者惡物直又顧我耶乃遶牀而行須臾生迴枕仰卧乃覺其物上牀生亦不動逡巡覺有兩箇小脚緣于生脚上冷如水鐵上徹于心行步甚遲生不動候其漸行上及於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則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帶繫之於牀脚明旦衆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

是人皆信韋生之忠而能絶宅之妖也出玄怪錄

石從武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少善射家染惡疾長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見一人自外來體有光耀若此物至則疾者呼吟加甚醫莫能效從武他夕操弓映户以俟其來俄而精物復至從武射之一發而中焰光星散命燭視之乃家中舊使樟木燈檠已倒矣乃劈而燔之棄灰河中於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風土記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皁衣烏帽身才三尺腰濶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酬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

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修甚訝之又且意其異人起拜之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耶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修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歎曰樂哉樂哉遂仆于地修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悞抵一石劃然有聲尋不見至曉

覩之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出瀟湘録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獨居一茅菴朝夕持念唯採藥苗及松實食之每食後恒必自尋溪澗以澡浴數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堅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復惡其塵雜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與道不相疎混沌已來方知有佛師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見容一宵陪清論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

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億刼之前而能生天地生人生萬物使有天地有人有萬物則我之道也億刼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師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刼皆獨稱世尊大庇衆生恩普天地又豈聞道能爭衡我且述釋迦佛世尊是國王之子其始也捨王位入雪山乘曩刼之功證當今之果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於今日孰不聞之爾之老君是誰之子何處修行教跡之間未聞有益豈

得與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於天為此刼之道祖始出於周浮紫氣乘白鹿人孰不聞至於三島之事十洲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靈異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豈獨師以庸庸之見而敢蔑耶若以爾佛捨父踰城受穿膝之苦而與外道角勝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羣魔之中一強梁者耳我天地人與萬物本不賴爾佛而生今無佛必不損天地人與萬物也千萬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無自稱尊

耳老僧作色曰須要此等人設無此等即頓空却阿鼻地獄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擬擊老僧僧但合掌閉目須臾有一負薪者過見而怪之知老僧與道士爭佛道優劣負薪者迺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養處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但偷生於人間復更以他佛道爭優劣耶無居我山撓亂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殺之老僧驚走入地化為一鐵錚道士亦尋化一龜背骨乃知其皆精

怪耳

出瀟湘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四

雜器用

獨孤彦　姚康成　馬舉

吉州漁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竇不疑

獨孤彦

建中末有獨孤彦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彦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黒衣稱姓甲名侵許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彦揖而語其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彦素耽竒奥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于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為不能加也竊竒之且將師焉因

再拜請曰其好竒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為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許悟之時皆謂我為侵許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侍㤗醫之職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止欲以我為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俱然我自擯棄常思吾

勇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唐陶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為氏故為曾氏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候居推署之職職當要執素以褊躁又當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棄葢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賙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

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即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為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許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

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許者蓋反其語為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甑及鐵杵耶明日即命窮其跡果於朽壞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甑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彦大異之盡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姚康成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汧隴會節使交代入蕃使迴郵館填咽遂假邢君牙舊宅設中室以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廢庭木森然康成晝為公宴所牽夜則醉歸

及明復出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軍城歸早其屬有博戲之會故得不醉焉乃坐堂中因命茶又復名客客無至者乃令館人取酒徧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入院遥見一人入一廊房内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乃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即非僕夫也因坐於門側且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時人所作皆務一時巧麗其於託情喻己體物賦懷皆失

之矣又曰令三人可各賦一篇以取樂乎皆曰善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為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黄面多瘡孔而吟曰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鬓髮垂散而吟曰頭焦髮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康成不覺失聲大贊其美因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曉名館吏詢之

曰近並無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方見有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傷之遂各埋於他處出靈怪集

馬舉

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携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遥坐以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

鏦若不如是又何作鎮之為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民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虛盈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令公既為列藩連帥當有為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為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為帥也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

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為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為有韜玉含珠之舉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無不衰

況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令左右名之見室内唯一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碁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盡焚之出瀟湘錄

吉州漁者

吉州龍興觀有巨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頂有一竅古老相傳則天時鐘聲震長安遂有詔鑿之其竅是

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鐘所在至旦如故見蒲牢有血痕并蕪草蕪草者江南水草也葉如薙隨水淺深而生

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掉小舟往接取之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漁者急迴始知蒲牢鬬傷江龍出玉堂閒話

凶器上

梁氏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内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為茅馬從者數人盡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出洛陽伽藍記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為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

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
後稚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
偶來即言曰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轉盻馳走無
異於人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
宣城太守謝家俑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
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即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
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壙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
外有持兵稱敕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為白螻少頃二賊

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舒瑟瑟環亦為賊敲頤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明器不惡可與小兒為戲具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爾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宣成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輕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種性麤率多力至冥中猶與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磔石拄闕以為威脅宣城自密啓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第八女美姿

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荆州晦夫人相得
日恣追尋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詞人唯不及東阿耳其
餘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爲南曹典銓郎
與潘黄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
晉宋齊梁可以爲勞近聞亦已停矣患又問曰汝二人
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即皆言曰以輕素等變化雖
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能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爲
舞姬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

畫工便賜粉黛惠即令工人為圖之使擒錦繡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伎亦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以他人會者無不為忠臣居大位矣雞角入骨紫鶴喫黃鼠中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為人說出玄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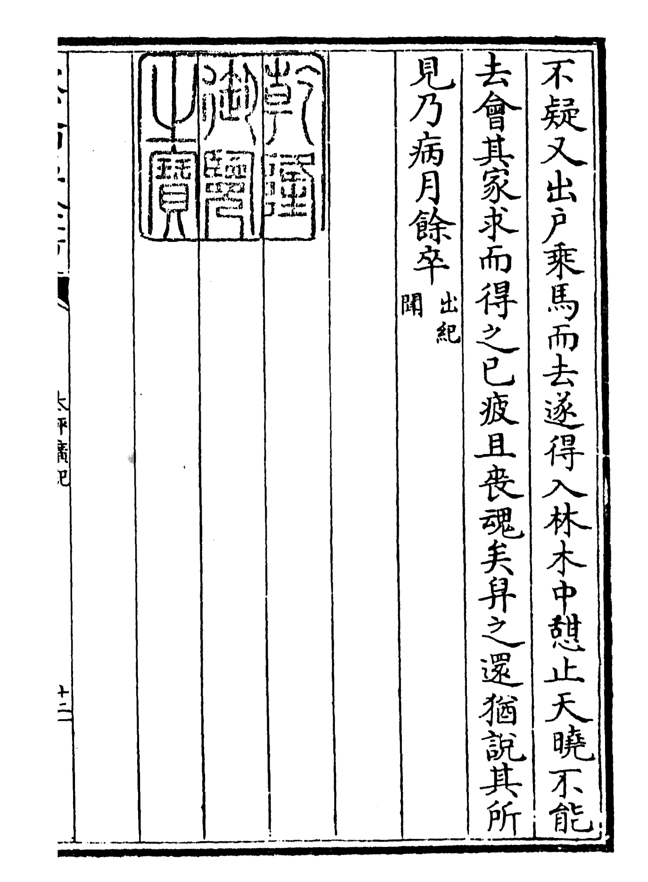
竇不疑

武德功臣孫竇不疑為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為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鬬雞走狗摴蒱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紿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隨之不疑既至

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紿我故密隨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馬明日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荊也今京中方相編竹太原無竹用荊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因從此以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天寶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

太原陽曲去州三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為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伴踏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馬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乃下道馳將投

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粧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壻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為夫壻婦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擊之婦人乃去廳房内有牀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毆之則為犬音不疑自投牀下化為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爾不見



不疑又出户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憇止天曉不能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疲且喪魂矣舁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卒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一